

欧洲非法移民现象为何愈演愈烈

宋全成 赵雪飞

(山东大学 移民研究所, 山东 济南 250100; 河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91)

摘要: 欧洲的非法移民现象愈演愈烈是由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促成的。其政治原因是, 冷战政治、后冷战时代的左右摇摆的移民政治、对待非法移民的不利政治因素和种族因素; 其经济原因是, 全球化发展不平衡、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外国移民; 其社会原因是, 完善的移民网络和国际人口走私集团的强力介入。

关键词: 欧洲; 非法移民; 移民政治; 移民政策; 人口走私; 移民网络

中图分类号: D523. 8;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 9839(2007)01 - 0116 - 08

Why does the Phenomenon of European Illegal Immigration Grow Fierce and Fierce More and More Serious

SONG Quan-cheng ZHAO Xue-fei

(Institute of Immigration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P. R. China;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91, P. R. China)

Abstract: Europe's illegal immigration phenomenon is exacerbated by political factors, economic factors and social factors. The political reasons are the Cold War politics, the changeable immigration policies of the post - Cold War era, and the unfavorable political factors and racial factors concerning illegal immigration; The economic reason is the uneven development: European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great needs for foreign immigrants; The social reasons are the perfection of immigration networks and the strong interven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smuggling syndicate.

Key words: Europe; illegal immigrants; immigration policies; immigration politics; People smuggling; immigration network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欧洲非法移民现象,发展到 21世纪的今天,已经成为欧洲国家政治精英和社会民众普遍感到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尽管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从 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纷纷趋严了移民政策,并于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打击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举措,意大利和英国甚至不惜出动军舰和战斗机阻止和遣返非法移民,而且针对非法移民是跨越国界的国际性犯罪主体和犯罪活动的特点,欧洲国

收稿日期: 2006-05-2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欧洲移民问题与欧洲一体化”(03JD810003)。

作者简介: 宋全成(1964-),男,山东青岛人,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后,山东大学移民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移民问题、国际移民。

家开展了一系列国家间的合作。但非法移民现象在欧洲却是愈演愈烈,原因何在?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欧洲非法移民现象的政治原因

欧洲的非法移民现象愈演愈烈,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这突出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冷战时期的冷战政治思维和后冷战时代的左右摇摆的移民政治,是欧洲非法移民现象愈演愈烈的政治原因。

在冷战时期,欧洲各国政府在非法移民问题上,对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非法移民给予了特别的鼓励。无论是来自东欧和原苏联的非法移民,还是后来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非法移民,欧洲各国都依据 1951 年的《日内瓦国际难民公约》和 1967 年的《附加议定书》,给予了政治避难的待遇,这些非法移民被欧洲国家政府看作是反抗共产主义制度的“英雄”和“自由战士”。这种鼓励来自对原东欧国家的非法移民的难民政策,一直实施了近 40 年。最终造成了大量的来自东欧国家的非法移民在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的存在。即使在冷战结束以后,这种冷战时代的思维和做法,依然在欧洲国家上演。这种冷战时代形成的慷慨接纳来自原社会主义国家的非法移民为政治难民的做法,客观上直接鼓励了非法移民现象的存在与发展。正是由于冷战时代所决定的欧洲国家宽松的避难政策,使得大量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非法移民,在进入欧洲国家以后,纷纷提出政治避难的申请,从而使欧洲国家申请避难的人数在 1992 年达到了高峰。正如德国著名的移民研究专家 Klaus J. Bede 教授所说,如果不是冷战政治思维的影响,而严格执行《日内瓦国际难民公约》和《附加议定书》关于难民定义的内涵,这些非法移民无论如何是不可能获得难民身份的。然而,冷战时代的政治思维和冷战政治,却毫无疑问地给予了这些非法移民以难民的身份^{[1](第 37 页)}。

在移民问题成为政治问题,并影响了欧洲国家的议会选举和总统大选的时候,欧洲国家民主选举的政党政治又成为影响移民政策时紧时松的重要政治因素。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特别是 90 年代以后,当移民问题逐渐成为影响欧洲国家社会、经济、文化价值观的重要的、核心的社会问题的时候,移民问题也逐步成为影响欧洲国家政党政治的政治问题。欧洲各国的极右翼政党紧紧抓住“反对外国移民”这一核心主题,将所有的经济衰退、社会治安恶化和失业率上升、社会文化冲突等问题,完全归罪于外国移民。这种以反对外国移民为主题的竞选主张,获得了欧洲国家下层社会大众的广泛支持,从而使欧洲的极右翼政党在欧洲国家的政坛上异军突起^[2]。2000 年以奥地利的极右翼政党——自由党的崛起为标志,欧洲国家如法国、德国、瑞士、丹麦、瑞典和荷兰等几乎所有的极右翼政党无一例外地获得了“选票上的胜利”。为了争取选票,欧洲国家的左翼政党和其他右翼政党也几乎毫无例外地反对极右翼政党的“反移民”宣传,极力主张“非法移民也是受害者”,这一思想在政治舞台上彰显了人道主义的形象,也争取了大量的平民选票。同时,与极右翼政党获得社会中下层的民众不同的是,左翼政党和其他右翼政党将争取中小企业主的社会中层民众的支持,作为应争取的重要选票,从而主张积极的移民政策。当选举结束,执政党总要兑现竞选的诺言,对非法移民给予了相对宽容的政策。当然,为了争取更多的中下层选民的支持,面对欧洲极右翼政党咄咄逼人的竞争态势,欧洲各国政府有时也不得不采取严厉的移民政策。显然,这种左右摇摆的政党政治,直接造成了欧洲国家移民政策的时紧时松。

而欧洲国家时紧时松的移民政策,是非法移民现象愈演愈烈的重要诱因。欧洲国家时紧时松的移民政策,除了与左右摇摆的政党政治有着紧密的关联外,还与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形势紧密相关。尽管欧洲国家普遍存在着失业现象和较高的失业率,但与高端的经济部门相比,低端的经济部门缺乏对本国劳动力的吸引力。因此,只有引进外国的劳动力才能满足这些低端的经济部门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于是,当经济发展形势较好,对外国劳动力需求旺盛的时候,非法移民的流入正好填补了低端的经济部门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的缺口,边境检查人员和移民官员此时就会对非法移民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甚至间接鼓励。一些欧洲国家甚至直接为非法移民的合法化提供了途径。这就是欧洲国家对非法移民的大赦或身份合法化运动。从欧洲国家的大赦情况来看,自 90 年代以来,欧盟有四个国家已经为非法移民办理了身份合法化的手续:意大利 1990、1996 和 1997 年共 3 次大赦非法移民,使 71.6 万来自马格里布、巴尔干和亚洲地区的

非法移民获得合法身份;西班牙 1991、1996和 2000年为共计 26万马格里布和拉丁美洲移民办理了身份合法化手续;葡萄牙 1993年和 1996年大赦了 6.1万非洲和拉丁美洲非法移民;法国 1997和 1998年使 7.8万名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这在客观上极大地鼓励了非法移民。当欧洲国家的经济不景气时,低端的经济部门的发展就会首先受到抑制,于是,失业人员和失业率就会急剧攀升。此时,政府和民众就会责怪非法移民抢夺了他们的饭碗,而对非法移民予以怨恨和关注,从而迫使欧洲各国政府对非法移民采取严厉措施,而执政党为了争取选民的选票,也不得不采取限制和打击非法移民的多种举措。欧洲国家这种反反复复对待非法移民的态度和政策,正是当前欧洲非法移民难以有效得以控制的重要原因。

第二,各自为政、宽严不一的欧洲各国移民政策、广阔而松弛的欧洲边境管理和内在的对待非法移民的不利政治因素和种族因素,也是欧洲非法移民现象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

欧洲一体化已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欧洲国家的移民政策(包括难民政策),由于涉及到敏感的国家主权的核心部分,依然是各自为政。而欧洲国家的移民政策,由于各国面临的移民问题不同、对外国劳动力的需求不同、对移民问题严重性的理解不同,因此,在对待移民问题上的宽严程度也就不同,这就为非法移民的存在,提供了发展的空间。

广阔的欧洲国家边界和宽松的边界管理,也为非法移民进入欧洲提供了可乘之机。欧洲联盟的成员国与其他国家有着广阔的边界。特别是欧盟东扩以后,欧盟新增了东欧 10个成员国,这使得欧洲共同的边界问题更加突出。因为新入盟的 10个成员国,在边界问题上,要比原先的欧洲联盟成员国更加松弛。由于历史或种族的原因,东欧一些国家的边界管理异常宽松,于是,非法移民现象为此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有人认为,今日的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正在成为中亚、俄罗斯和中国的非法移民进入欧洲国家的跳板。摩尔多瓦 2/3的居民祖籍是罗马尼亚,因此,布加勒斯特准许该共和国的居民在出示身份证的情况下,自由往来两国之间。这就为非法移民利用伪造的身份证进入罗马尼亚提供了机会^[3]。由此可见,广阔的欧洲国家的边界和宽松的欧洲国家边界管理,为非法移民进入欧洲提供了可乘之机。

在对待严厉打击非法移民的问题上,也存在着许多制约限制和打击非法移民效果的政治因素和种族因素,这也是非法移民在欧洲得以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正如美国的贾格迪什·巴格瓦蒂在美国的《外交》杂志发表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比较发达的国家需要在它们应对非法的经济移民的避难寻求者流入的方法上,进行同样的引人注目的改革。对移民所属国进行奖励或惩罚,对阻止流动方面不起作用。同样不起作用的还有控制边界的更严厉的措施、对雇主的制裁或对非法移民本人的更重的惩罚。”^[4]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欧洲国家的政治内部存在着制约限制和打击非法移民效果的政治因素和种族因素。

就政治因素而言,一是欧洲国家存在着维护人权的非政府社会组织,他们在维护非法移民和难民的权利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赢得了较高的社会声望和国际声望。这些社会组织,经常维护着难民和非法移民的基本权利,对欧洲各国政府实施的非法移民和难民的一切限制性的行动提出了严格的约束,从而使欧洲一些国家的内政部等有关部门对非法移民采取严厉打击措施的效果大打折扣。二是移民政策与法律的相互冲突。最典型的例子发生在英国。2000年 3月,英国的内政部开设了奥金顿难民中心,到达英国申请庇护的人士需要在那里等待 7天,以便让英国内政部做出初步评估,决定申请人是暂时留在英国,还是送到拘留中心等候遣返。但其中的 4名库尔德难民对此提出了控告,认为英国政府非法拘留他们,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2001年 9月 7日,英国的最高法院就 4名库尔德人 2000年到达英国申请庇护时被送到奥金顿中心扣留 7天一事做出裁定:内政部扣留他们是不合法的,违反了他们应得的安全和自由的权利,其中有 3个人在他们提出控告后随即就获得了难民身份。如果他们最终胜诉,不仅是他们将获得高额的赔偿费用,而且会迫使内政部释放在奥金顿中心拘留的上千名库尔德人。这使英国内政部准备严厉打击非法移民和整顿难民申请的工作陷入困境^[5]。

就种族因素而言,正如美国的贾格迪什·巴格瓦蒂曾针对美国的情况说的:“关于种族地位的社会学和政治学也削弱了执法的效果。种族团体能为他们的成员提供保护性的掩护,允许非法移民消失在他们中间。然而根本的限制因素是政治性的,来自数量的增长。种族伙伴包括美国公民、合法的移民或者大赦受益人,他们运用逐渐增大的政治影响,阻止针对非法移民的严厉行动。在民主社会中,最重要的是选票。

“欧盟移民最新报告超千万,德国移民人最多”,<http://www.southcn.com/22/02/2002>

所以,渴望获得西班牙裔美国人选票的布什政府,实施了只限于对墨西哥非法移民的大赦,从而丢弃了1965年移民和国籍法案所崇奉的非歧视原则。^[4]实际上,这种情况也同样适应于欧洲国家,如在法国,争取来自北非的穆斯林移民的支持,是法国左翼政党和传统的右翼政党争取选票的重要策略,也是彰显法国的人道主义原则和公正人权原则的重要标志。而在德国,面对400多万来自土耳其的穆斯林移民,德国各主要政党也不得不考虑这些土耳其人在德国的政治影响。

正是由于以上政治因素和种族因素的存在,使得欧洲国家打击非法移民的努力,往往是付水东流,打击非法移民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

二、欧洲非法移民现象的经济原因

欧洲非法移民现象愈演愈烈,也有其深刻的经济原因。欧洲非法移民现象是经济全球化不均衡发展 and 欧洲国家双重劳动力市场的必然产物。

第一,欧洲非法移民现象是全球化发展不平衡的必然结果。

自20世纪末以来,人类社会进入了崭新的全球化时代。依据世界体系理论,经济的全球化是指商品、资本、人员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从而使经济要素在全球的范围内得以优化和配置。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世界范围内的国际移民,既是全球化的内容之一,也是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而非法移民作为国际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球化这一推动力的必然结果。

从理论上讲,经济全球化进程给予了那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的绝佳机会,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不同国家的社会 and 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统一和一致。然而,现实的全球化发展的情况却是,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劳动力流动,也就是国际移民的潮流总是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流向西方发达国家。而流动的国际移民自然也包含非法移民。

20世纪60-70年代以后,欧洲国家先后建成了引人瞩目、让人自豪的福利国家。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其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都达到了人类社会所已达到的最高成就。而相反,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其欧洲的前殖民地国家,尽管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体系中获得了民族的解放,但由于原欧洲殖民主义政治因素的影响,民族内部的冲突和国家间的矛盾,使得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动荡不安,民族冲突不断。在政治上政局不稳,军人专权,人民的民主和自由的权利遭到践踏。在经济上,经济发展落后,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在这种背景下,全球化的进程 and 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而现代化交通的进步,更使发展中国家的民众过去难以实现的走出国门的梦想,很快就能成为现实。于是,追求美好的生活,甚至是基本的生活,就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部分民众移民欧洲国家的现实理想。如果说,欧洲国家的政治文明 and 经济社会上的高福利的生活,是拉动发展中国家的民众移民欧洲国家的拉力因素的话,那么,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 and 经济社会上的落后,就成为发展中国家移民欧洲国家的直接推力因素。正是这种推—拉因素的存在,促使发展中国家的部分民众移民欧洲国家。当进入80年代末、特别是90年代以后,欧洲国家普遍收紧移民政策,从而使合法的移民途径被限制 and 阻碍的时候,通过非法的方式移民欧洲国家,就成为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部分民众移民欧洲的唯一选择。而这正是90年代以后的欧洲非法移民潮愈演愈烈的经济动因。

第二,欧洲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大量外国移民,这是欧洲国家的双重劳动力市场和人口老龄化的必然产物。

依据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的观点,发达国家的经济体系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资本和技术密集的经济部门和劳动力密集的经济部门。其中资本和技术的密集部门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要经济部门。这种劳动力市场的层次化,使得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总是选择那些高工资、高保障、工作舒适、注重创造性的资本和技术密集的经济部门,而不愿意从事那些劳动力密集、低工资、工作条件艰苦的经济部门。但作为次要性的经济部门,也是欧洲国家经济 and 社会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而且正是这些部门存在着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当本国的劳动力不愿意选择这些部门的时候,外国劳动力的输入就不可避免了。

尽管在 50 - 60 年代,合法的外国劳动力的输入曾创造了欧洲国家战后经济发展的辉煌,但进入 70 年代以后,招募外国劳工政策的停止,合法进入欧洲国家的劳动力渠道被阻止,从而导致了非法移民的大量流入。特别是 90 年代以后,大量非法移民的流入,恰恰满足了欧洲国家的劳动力密集型经济部门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在欧洲国家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存在着上百万的失业大军,他们宁愿领取高额的失业救济金和社会补助金,也不愿意从事那些工作条件艰苦、工资较低、缺乏创造性的简单工作。而另一方面,来自世界各地的非法移民却承担起了欧洲国家的公民所不愿意从事的艰苦的、繁重的简单工作。对欧洲国家的雇主来说,雇佣非法移民能够一方面直接大大降低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非法移民更容易管理。从而对雇主来说,也就是提高了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因此,有人认为,正是西欧国家的 300 万 - 500 万非法移民,撑起了欧洲经济的“半边天”。“与其说是非法移民给欧洲各国增添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不如说是欧洲国家正在无情地剥削着这支浩大的非法移民大军”。对此,位于瑞士日内瓦的国际移民组织的发言人曾说,在欧洲国家中“有许多虚伪的东西”,“那些工作总是存在在那儿,就像是一块磁铁在吸引着大批的人群。这就好比马和马车一样,缺一不可。”位于巴黎市中心的土耳其大会的主任乌米特·梅丁也指出:在法国的非法移民估计不少于 30 万,“他们正在帮助法国的经济”,他们呆在法国并以极低的报酬在工作,这是“另一种剥削的形式。这是另一种殖民化的形式”^[6]。实际上,今天的非法移民已渗透在欧洲国家社会经济的很多领域,正像《卫报》报道所说的那样,“今日英国,从食品工业到制造业,无不依赖于隐蔽的廉价劳动力的移民大军。不管这些移民是合法还是非法的,他们在康沃尔切割我们的水仙,在林肯郡包装我们的胡萝卜,在肯特郡采摘我们的水果。在(英国)北方,他们组装我们的微波炉;在南方,他们生产我们的电子产品”。外国移民包括非法移民已经成为欧洲国家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就是为什么,欧洲国家的政府一方面不断出台打击和遣返非法移民的政策,并采取了有限的措施遣返了少量的非法移民,而另一方面,又不断给予这些非法移民以大赦的机会,从而使他们获得合法的证件或居留许可,以便在欧洲国家继续生活和工作的原因。

另外,欧洲国家人口的老齡化,也是欧洲国家需要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大量外国移民的重要原因。目前欧洲国家面临着人口老齡化的严峻现实。生育率下降与预期寿命延长,是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原因。2003 年,欧盟老年人口增长率仅为 2.34%,新入盟的国家中除塞浦路斯和马耳他以外,人口也均呈下降趋势。1998 年,欧洲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 20%,而到 2050 年,将可能上升到 35%。世界上老年人口比例最大的国家是意大利、希腊、日本、西班牙和德国,除日本外都是欧洲国家。南部欧洲将是世界上最“老”的地区,39%的人口年龄超过 60 岁^[7]。严峻的人口老齡化形势已经并将继续对欧洲的经济、社会与政治产生诸多深远的消极影响。若要保持欧洲国家目前的发展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就必须引进外国移民。据欧盟估计,以现有的移民流入速度,欧盟 25 国在 2010 年至 2030 年间的就业人口将减少约 2000 万人。如此之大的劳动力短缺,肯定将造成劳动力价格上涨,削弱企业的竞争力,从而影响欧盟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水平。仅以德国为例,据统计,假若德国坚持“非移民国家”政策,50 年后德国人口将由现在的 8170 万下降到 5880 万。与此同时,养老比例(15 - 64 岁的人与 65 岁以上的人的比例)也将由目前的 4.4:1 下降到 1.8:1。若想保持目前具有就业能力的人口 5580 万,养老比例维持在目前的 4.4:1 的这一水平,德国每年需要外来移民 340 万^[8]。考虑到生产力的提高等诸多因素,德国现时每年需要移民 50 万。没有外来移民,目前德国的 4100 万就业人口到 2050 年将会减少到 2600 万,而占人口总数的 1/3 将是 60 岁以上的老人,社会负担因此将翻一番——这是可怕的社会现实。正因为如此,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访问欧洲议会时,曾发出这样的呼吁:“我期望看到,欧洲有一天能够像为欧洲各国之间的多元化感到喜悦一样,为自己国家内的多元化感到喜悦。移民需要欧洲,但是欧洲也同样需要移民。一个封闭的欧洲将变得更刻薄、更贫穷、更弱小、更古旧,而一个开放的欧洲将变得更公平、更富有、更强大、更年轻。”

三、欧洲非法移民现象的社会原因

欧洲非法移民现象愈演愈烈,还有其重要的社会原因。这突出表现在完善的移民网络而导致的非法

“国际先驱导报:莫克姆湾拾贝者悲剧的背后根源”,<http://www.sina.com.cn/19/02/2004>

“欧盟绿卡即将推出:欧美移民政策探析”,<http://www.torontoservice.com/03/05/2005>

移民迁移欧洲成本的降低和国际人口走私集团有计划、有组织的强力介入。

第一,欧洲国家内几十年形成的完善的移民网络,大大降低了非法移民迁移欧洲的成本,这是欧洲非法移民潮愈演愈烈的重要社会原因。

欧洲国家的外国移民网络,首先表现为作为非政府组织的非欧洲国家的外国移民社团的建立和发展。欧洲国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为了鼓励外国移民与当地社会的融合、也为了便于更好地管理外国移民,对外国移民提出的建立移民社团,给予了积极的支持。而从外国移民的角度来看,由于外国移民的日益增多,欧洲国家内部的针对外国移民的排外主义、种族主义思潮和袭击外国移民的行为,也是有增无减,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也为了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外国移民之间能够提供更多的相互帮助,外国移民也愿意建立和发展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移民社团。于是,在今天的欧洲国家,都有许多不同国家、特别是非欧洲国家的外国移民建立的众多社团,而且伴随着外国移民在欧洲国家的增多,这种外国移民社团也在迅速发展。欧洲国家的外国移民网络,还表现为建立在血缘、乡缘和情缘基础之上的非组织形式的网络。特别是建立在血缘和乡缘基础之上的外国移民的网络,在通常的情况下,并不表现为某种组织形式,而是人际关系的一种自然延伸。这种情况特别是在非洲国家穆斯林移民和亚洲国家的中国移民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而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的移民网络,对于接纳其他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后来者移民,发挥着极其重要的积极推动作用。

依据“移民网络理论”和“连锁因果学说”,移民网络一旦形成后,就会具有两个方面的功能。一个功能是移民信息更准确、更广泛的在移民来源地传播,后来者的移民成本也会因此而降低,从而不断推动移民潮的出现。如果说,以往的先锋移民(又称之为第一代移民)其获得移民的信息往往是零碎的、不系统的、而且是不准确的,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准确的、经济的移民渠道,从而使得移民国外的移民成本较高。当移民网络建立起来以后,更准确的移民信息直接传递到移民来源地,特别是在移民的直系亲属和亲朋好友中广泛传播。由于信息准确、移民渠道畅通,因而,大大降低了移民的成本。另一个功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移民来源地向着国外特定地区定向移民,就成为移民来源地的一种乡俗民风,从而使得向海外的移民,不再与经济、政治条件直接相关。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惯习说”也经常用于作为剖析移民之“理性”或“非理性”选择的连接点:在某一社会群体中,当“移民行为”内化为超越意识控制的、具有衍生性的“惯习”时,即使诱发初始移民行为的客观环境发生变化,被局外人断定为非理性的移民行为在该群体内仍会获得认可而得以延续^[9](第 5 页)]。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国家实行的针对外国移民的“家庭团聚”移民政策,不仅促进了移民网络的延伸和完善,而且产生了“移民增殖效应”,使得越来越多的外国移民踏上了移民欧洲国家的道路。

移民网络的形成,对于去欧洲国家的非法移民来说,也同样发挥着重要的效能。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非法移民可以借助于发达的移民网络,及时了解欧洲国家关于难民政策、非法移民政策、大赦等有关移民信息,同时也可以更详细地了解欧洲国家对简单劳动力的需求状况、非法移民在欧洲国家的职业分布状况和收入水平,从而为非法移民最终踏上非法移民之路,提供决策的依据。另一方面,当非法移民到达欧洲国家以后,完善的移民网络,特别是非组织形式的、以血缘、乡情和亲情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移民网络,能够在非法移民到达的最初一段时间里,直接为非法移民的住房、生活和以后的工作提供帮助。

在欧洲国家,据国际移民组织估计,大约有 300 万 - 500 万非法移民,这一庞大的人群在哪里?这是欧洲国家政府所思考的问题。实际上,非法移民广泛存在于欧洲国家的民众所不愿意从事的所有工作领域。在法国,由于有着长久的北非国家殖民地的历史,因此,在法国的穆斯林移民,建立了更完善的移民网络,目前法国的非法移民大约有 50 万,借助于马格里布国家的非洲移民网络,来自于北非的后来者的非法移民很快便出没在法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在法国的非法移民中,据法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皮卡尔教授的估计,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大约有 5 万人,他们中的 80% - 85%是合法进入、非法滞留的,只有大约 15% - 20%是通过偷渡的方式进入欧洲国家的。从来源地上看,主要来自中国的福建和浙江地区,这是由法国的福建和浙江华人社团所决定的。据皮卡尔教授估计,现在大约每年仍有 6 万中国人试图非法进入法国,绝大部分来自于中国的上述两个省份。这也验证了移民网络在非法移民中的推动作用^[10]。在英国,有大约 100 万的非法移民,而真正提出难民申请的不足 10%,更多的非法移民处于担心被遣返的考虑,而没有提出难民申请。联合国难民署法国办事处发言人认为,“来自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难民通常首选英国”,因为这些

国家曾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许多难民的亲友往往已经扎根英国,因而新来者比较容易找到落脚谋生处。桑加特难民营是这一现象的缩影,大部分从桑加特前往英国的难民都是想去投靠亲友。桑加特难民营在其运作的3年间,从那里经海峡偷渡到英国的难民达到了6.5万人。在德国,目前大约有150万非法移民,主要是来自土耳其和前南斯拉夫地区,而提出难民申请的只有10%左右,更多的非法移民便借助于移民网络,消失在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社会之中。

应当指出的是,欧洲国家的移民网络与其殖民主义历史或者招募外国工人历史有着紧密的关联。正是由于以上两个原因,才导致了一些欧洲国家后续的大规模移民(包括非法移民)。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对英国的移民则与历史上英国在印度次大陆的殖民统治息息相关。与此相似,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也倾向于流向各自的前宗主国:牙买加人移往英国,马提尼克人流往法国,而苏里南人则选择荷兰;阿尔及利亚人向法国的移民源自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土耳其人向德国的移民,则与50和60年代德国大量招募土耳其劳工密切相关。即使到今天,在欧洲国家的非法移民依然遵循着这样的轨迹,这更体现了殖民主义历史和招募外国劳工的历史在移民网络形成独特特征中的作用。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完善的移民网络的帮助,欧洲国家内的大约400万非法移民,几乎无法生存。正是由于有外国移民网络的支持,才吸引着每年有50多万的非法移民前赴后继、不断涌向欧洲国家。

第二,国际人口走私集团的强力介入和有组织、有计划的偷渡,是欧洲非法移民现象愈演愈烈的又一重要社会原因。

非法移民并不是近年来欧洲国家一时遇到的社会现象。但在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前,非法移民多是一些个人犯罪行为。因为外国移民可以通过欧洲宽松的难民政策合法进入欧洲国家。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欧洲国家移民政策的限制和趋紧,合法进入欧洲国家的通道被限制和阻碍。于是,非法的跨越国境的国际移民,不仅具有较高的市场价格,而且逐渐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行业。这对唯利是图的国际人口偷渡集团和毒品走私集团,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为了获取非法移民的巨大暴利,由非法移民的来源国、过境国和非法移民目标国共同组成的国际人口走私犯罪集团,便强力介入到非法移民的整个过程中。他们通过虚假的宣传,将西方发达国家描绘成“天堂”,诱惑那些本想移民到欧洲国家的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参加偷渡活动。同时,国际人口走私犯罪集团在非法移民的组织、非法移民的过境和非法移民进入欧洲等各个环节,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地安排。他们利用非法移民积累起来的高额利润从两个方面,提高非法移民进入欧洲国家的成功率:一方面,利用欧洲国家之间对旅游、探亲、劳务等方面限制较松政策的漏洞,或者伪造护照和证件,使一些想移民欧洲的人滞留西欧。在这个方面,凸现了偷渡形式正从传统的原始型,到利用法律漏洞,通过伪造护照、签证和居留证等高智能、高科技、低风险的方向演变。正因为如此,德国的有关部门认为,“新的旅行社签证法为成千上万人无控制地用骗取的签证进入欧洲提供了可能。签证法规定,旅客无需到德国大使馆面谈,可通过旅行社获得团组签证。……旅游成了非法入境的大门”。仅2001年一年,基辅的德国驻乌克兰使馆就收到了32.9万份旅游签证申请,其中29.7万份被批准。另一方面,通过欧洲各国移民官员的腐败,收买边境检查人员和移民官员放行。国际人口犯罪集团用非法巨额金钱行贿收买一些国家的边境检查人员、地方官员,在各国都比较普遍。各国中的不少官员也未能抵抗住金钱的诱惑。从而使非法移民问题在欧洲国家愈演愈烈。德国驻乌克兰大使馆的移民官员,在2001年就因为滥发入境德国的签证,从而使16062名来自东欧国家的非法移民顺利进入德国和其他西欧国家而逾期不归。对此,德国在野党强烈抨击了联邦政府,并要求外长辞职。德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对东欧人的非法入境是睁一眼闭一眼,其宽松的发放签证办法为非法入境打工者和蛇头组织打开了方便之门。虽然联邦政府宣称采取了措施,有效阻止了非法入境,但是,联邦边防警察则认为这些措施没有什么效果,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同时,传统的直接闯关、跨越国境线的偷渡依然是非法移民进入欧洲的重要形式。以罗马尼亚的偷渡线路为例,据偷渡雅西边界的犯罪分子达恩·巴尔巴卡留称,“所有偷渡行为都是经过有组织策划的”,“偷渡客在越过边境以后,留宿在一

“英收紧移民政策,将不再是偷渡客乐土”,<http://www.china.com.cn/26/12/2002>

“德国驻乌克兰大使馆滥发签证丑闻波及驻华领事馆”,<http://www.sina.com/01/03/2005>

Illegalen migrante: Deutschland als ein Einwanderungsland,<http://www.DW-world.de/20/06/2002>

些事先被罗马尼亚偷渡网安排好的农民家里。然后,这些偷渡客乘坐中巴或卡车秘密来到布加勒斯特,他们每人向罗马尼亚偷渡网交纳 500 美元,后者将这笔钱交给摩尔多瓦偷渡网。接下来,有人带他们前往西部的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边境,以便偷渡到匈牙利。非法移民在那里再向匈牙利偷渡网交纳一笔钱,后者再将这笔钱交给布加勒斯特方面。如此这般,直到非法移民到达西欧国家为止。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已将其偷渡网络从莫斯科经罗马尼亚延伸到巴黎、柏林、伦敦或布鲁塞尔。罗马尼亚正在成为偷渡的中转站。^[3]

由于偷渡有着巨大的利润,因此,国际人口偷渡犯罪集团已经将偷渡非法移民,作为全球性的真正生意。据有关专家估计,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际偷渡集团每年获利高达 30 多亿美元,比许多毒品走私的利润还要高。2000 年的联合国报告显示,全球人口走私的利润已超过毒品走私的利润,达到 90 多亿美元。世界上大部分的非法移民都是通过移民走私来实现的。移民犯罪集团的势力日益膨胀,也使得西欧国家正常的移民政策,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英国的前内政大臣杰克·斯特劳就曾公开承认,欧洲的移民渠道眼下已沦为犯罪集团的控制之下。英国现在的移民人口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自发来到英国申请庇护的,其他绝大多数是由人口犯罪集团偷渡到英国港口城市,成为非法移民的。这不仅增加了欧洲各国政府控制移民的难度,而且使打击非法移民的举措很难取得明显成效^[11]。2006 年 1 月 25 日,法国议会非法移民调查委员会主席奥第利 25 日透露,法国非法移民数量已达到 60 万。奥第利认为法国非法移民数量上升的原因是,法国存在一些黑社会团伙,专门从事组织东欧和非洲一些国家的公民偷渡到法国从事卖淫和贩毒等非法活动。他认为法国要减少非法移民,必须收紧发放入境签证和居留证条件。

总之,在暴利的吸引下,国际人口偷渡犯罪集团和毒品走私集团共同参与非法移民的偷渡活动,这也是欧洲的非非法移民愈演愈烈的重要社会原因。

参考文献:

- [1] Klaus J. Bade, Europa in Bewegung, Migration vom spaeten 18. Jahrhundert bis zur Gegenwart[M]. Muenchen: Verlage, C. H. Beck, 2002
- [2] 宋全成. 欧洲移民问题的形成和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崛起 [J]. 山东大学学报, 2005, (6): 92 - 99.
- [3] 石刚. 全球非法移民问题综述 [J]. 国际信息资料, 2004, (5): 35 - 40.
- [4] 贾格迪什·巴格瓦蒂. 控制不住的边界 [J]. 国外社会科学文摘, 2003, (5): 25 - 27.
- [5] 沈清. 从欧洲海底隧道偷渡的难民 [J]. 国际展望 (半月刊), 2001, (22): 92 - 94.
- [6] 紫藤. 非法移民撑起欧洲半边天 [J]. 国际展望 (半月刊), 2002, (20): 90 - 91.
- [7] 杨伟国. 人口老龄化挑战欧洲就业 [J]. 求是杂志, 2002, (13): 59 - 61.
- [8] 侯树人. 德国移民政策劣势分析 [N]. 中国青年报, 2002 - 08 - 15.
- [9] 李明欢. 欧洲华侨华人史 [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2.
- [10] 夏草. 欧洲围截非法移民 [J]. 侨园, 2004, (4): 6 - 7.
- [11] 张振安. 欧洲要关“后门” [J]. 瞭望, 2002, (11): 50 - 51.

(责任编辑:刘光磊)

“法国非法移民数上升到 60 万,多为黑社会组织偷渡”,<http://www.sina.com.cn/26/01/2006>